

国内首部揭密探宝寻宝与古玩鉴藏的知识小说

网络原名《天才相师》

秘藏

3

绝世宝器

打眼◎著

寻宝鉴宝：走宝捡漏，全凭一双裸眼
古玩交易：天价行价，全凭三寸之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秘藏

3

绝世宝器

打眼◎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藏3·绝世宝器 / 打眼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11-3791-4

I. ①秘… II. ①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8165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

MI ZANG 3 · JUE SHI BAO QI

秘藏3·绝世宝器

打眼 著

出品人 柯利明
策划编辑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林苑中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特约编辑 傅满洲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8mm×246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91-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001	单刀赴会	第一章
011	奈何为贼	第二章
021	地下宫殿	第三章
030	青龙偃月	第四章
039	满载而归	第五章
048	悔不当初	第六章
058	记名弟子	第七章
064	买车奇遇	第八章
078	一招制胜	第九章
089	高手过招	第十章
097	化敌为友	第十一章

104	恶有恶报	第十二章
113	以一敌三	第十三章
124	脱胎换骨	第十四章
133	远走香港	第十五章
143	初次见面	第十六章
153	师门幸事	第十七章
163	叙旧	第十八章
173	九宫阵法	第十九章
181	鬯藿鬻	第二十章
186	斗法（上）	第二十一章
196	斗法（下）	第二十二章

213	葬身大海	第二十三章
222	国际杀手	第二十四章
232	法侣财地	第二十五章
239	赌石	第二十六章
252	帝王翡翠	第二十七章
265	一卦千金	第二十八章
276	故人重逢	第二十九章
286	掌嘴	第三十章
292	识骨寻踪	第三十一章
301	由港转台	第三十二章
308	雨中遇袭	第三十三章

317	轮番袭杀	第三十四章
328	偶遇同门	第三十五章
337	峥嵘往事	第三十六章
346	下山返港	第三十七章
355	老大始回	第三十八章
367	北宫太郎	第三十九章



上次见到周啸天的时候，叶天就看出来他是身上有功夫的人，气血运行十分旺盛。虽然还不到暗劲，但是以他那个年龄，也算得上是个高手了。

这样的人说话的声音即使不大，也会给人一种中气十足的感觉，但是此刻叶天听到周啸天的声音，却是一句话分成了两段，气力跟不上，显得十分虚弱。

“受伤了，很麻烦！”周啸天依然是那副冷淡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着说。

“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又怎么知道我能帮得到你？”叶天也有些不爽了，求人帮忙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多说几句话会死啊！

话再说回来了，唐雪雪住进了四合院，他这做主人的总不能扔下不管吧？为了那一百万的房租，叶天也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嘛。

“你能帮我，我知道的！”听到叶天的话后，周啸天的语气中多了几分激动，而且这次蹦出了八个字来。

叶天毫不客气地说道：“即使我能帮你，但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用祖宗传的术法去盗墓，咱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古人极其重视阴宅风水，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都想寻得一处福祉深厚的阴穴入葬，以保佑后人平安昌盛，所以在古时，风水术师这个行当是极为吃香的。但也有些心术不正的风水术师，却将所学用到了歪门邪道上，和一些盗贼匪徒铤而走险挖掘先人墓葬。



风水术师懂得观望地气，盗起墓来自然要比普通人便利和准确，而且他们可以规避墓穴中的煞气，从而祸不沾身。不过这些人，最后还是极少能得善终的，原因就是上得山多终遇虎，自以为本领高强，却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他们碰不得的东西。

在叶天看来，周啸天估计就是如此，有些墓葬内是极其凶险的，更别说他只有一个罗盘法器护身，就是古代一些身具术师功法的高人，往往都会在那里着了道。

叶天的话让周啸天沉默了一会儿，就在叶天准备挂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传了出来：“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我取不出来，反而泄了煞气，你不来，这里会遭大祸！”

“我说你小子到底干什么了？”听到周啸天这话，叶天顿时急了，开口骂道，“你……你他娘的本事不大，胆子却不小啊！”

叶天之所以发急，是因为他知道，在一些坟墓或者极阴之地，都聚集着极其浓厚的煞气。不过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些煞气一般并不会泄露出去，只要不靠近那里，对人身牲畜也就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如果动土施工或者挖掘墓葬时一个不慎，坏了那里原本的风水格局，就会使得煞气外泄，轻则可使方圆数百米寸草不生，重则会伤人性命于无形。

就像是当初叶天买下这宅子大开鬼门关时的行为，其实就是有意识地泄出了故宫内积郁数百年的煞气，不过他将其控制在这个院子之内，对周围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80年代末，叶天曾经和师父游历到一个山村里，发现在那里出生的小孩，均患有先天性的侏儒症，就是嫁出去的女儿生的孩子也是如此。

这种现象的发生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当地政府也向上级部门进行了求助，一时间从国内外来了许多医学专家调查取证，却没有发现当地水土和环境有任何的异常，最后也没研讨出什么结论来。不过老道围着那山村走了几圈之后，就对叶天断言，在那两山之中，有一个古墓被人给挖开了，使得煞气外泄，通过山口传入了这个村子里。

当时李善元带着叶天走访了一些村里的人，果然，70年代末期，有几个村中闲汉去山中挖开了一座古墓，盗得一些财物出来。不过那几个闲汉在之后不久一个个暴病身亡，从那以后，也就没人敢去山中古墓所在的地方了。

后来师徒两人到山中一看，果然如此，那处墓葬是从死门处被挖开的，积郁了千年的煞气尽出，墓葬周围早已寸草不生。

最后老道施展手段，重新填上这个墓葬，堵住了煞气，但祸患已出，对那些已经被煞气侵蚀了的人，老道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因为对煞气外泄有着直观的认识，所以叶天才会如此愤怒，学艺不精就敢贸然去开启一些阴穴墓地，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你是什么时候泄的地气？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听到是这种事，叶天也就不能置身事外了，而且这种行为就是老道口中的积德行



善，那次帮助山村化解煞气，老道可是赔进去了一件法器，却一分钱都没有收。

“我在河北曲阳，那里被我用罗盘镇住了，三天之内不会出事，不过最多只能保三天，周围有村子，你不来，我就没办法了！”

周啸天的声音有些低落，这次出手一无所获不说，自己也受了伤，还将祖传的罗盘赔了进去，而且煞气外泄后所引发的后果也是他承担不起的。

俗话说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反过来说就是天道无常惩于恶人，由煞气外泄所造成的所有因果，都会报应在他身上。

周啸天虽然本事不怎么样，但祖传的家学十分渊博，对这些事情非常了解，他知道，如果煞气外泄，那么他也活不到一个月了。

周啸天家里就剩下了一个瞎眼老妈，加上他自己一直都是跑单帮的，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同行，百般无奈之下，这才找到了叶天。

“说个具体地址，我明天过去！”叶天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要是不知道这件事也就算了，但知道了不管，说不定也会被连累上的。

“我在曲阳县城东××招待所208房！”周啸天说出地址之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真是晦气！”毫无缘由地沾上这麻烦事，叶天差点没把电话给摔了，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

“叶天，怎么了？”正在院子里和叶东平聊天的唐文远，看到叶天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不由愣了一下，自己今天没哪里得罪他啊？

“和你没关系。”叶天摆了摆手，说道，“遇到点事情，我明天要出去一下，估计要三五天才能回来。”

“你要出去？那……那雪雪怎么办啊？”唐文远一听叶天这话顿时急了，他那宝贝孙女可不会做饭，要是没个人看着，估计都能饿死。而且叶天也说过，需要用中药给唐雪雪调理身体，叶天这一走，谁来医治他孙女啊？

“你以为我想去啊？”叶天没好气地说道，“三五天的没事，你在这里住两天，我大姑会过来给雪雪做饭，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叶天，到底是什么事非要你去啊？”

叶东平也感觉儿子做事有些不靠谱，俗话说收人钱财与人消灾，就是有什么事情，也要把这边安排妥当吧。

“爸，这事儿和你们说不清楚，我必须去一趟……”

叶天摇了摇头，接着说道：“雪雪的事情不要担心，本来也要调养一个月，不差这三五天的工夫。”

“好吧，那你要尽快回来啊！”有求于人就是如此，唐文远拿叶天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点头答应下来。

叶天倒也不是说走就走，过了两个多小时，他将煲好的药膳端给唐雪雪，喝下药膳后，唐雪雪脸色明显红润了许多，这让唐文远对叶天的手段又增添了几分信心。

到中午的时候，陆续有人将各种生活必需品送了过来，整整一卡车的东西，让叶天足足当了一个多小时的搬运工。还有那整整五百斤鱼，将前后院的池塘都放得满满的，这下毛头可是高兴了，根本就不用下水，一爪子就能捞上来一条，在那边吃得不亦乐乎。

事关孙女的性命，唐文远办起事来可谓不遗余力，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一车从河北安国来的药材，也被送到了四合院里。

“还是有钱好啊！”查看着那些中草药，叶天暗自咋舌，他原本不过是随口说说，但没想到唐文远真的搞到了好几斤五十年以上年份的老山参。而且叶天注意到，有一棵长白野山参的参龄居然高达两百多年，他之前在安国曾经见到过的，这是一家药材公司的镇店之宝，当时的标价是八百八十八万，没想到也被唐文远买了过来。

大概估量了一下这些药材的价格，叶天最后得出一个定论，没有三千万，绝对拿不下来。相比自己那次去安国时的拮据，叶天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作财大气粗。虽然叶天已经突破了瓶颈，但这些药材还是珍贵无比，别的不说，师父留下的好几样保命药丸都有了原材料，只要等自己空闲下来就能炼制了。

晚上的时候，叶天二姑一家都来到叶天的四合院，平时冷寂的院子也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刘蓝蓝和唐雪雪年龄相仿，两个小姑娘叽叽喳喳地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吃过晚饭之后，叶天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从书柜上的瓷瓶中倒出一颗伤药，然后将仅剩的最后一件生肖法器也放到口袋里。

想了一下后，叶天打开书柜下面的柜子，用手拿开一块木板后，一个带着密码的保险柜赫然露了出来。

这是叶天特意让王工给他定制的，专门存放一些叶天认为很宝贵的物件，像师父留下的罗盘，还有他整理出来的师门秘术，就都放在里面。

叶天也不知道曲阳那边究竟是什么情况，有备无患总归稳妥一点。

叶天十二岁那年，老道在封堵那山中古墓的阴穴死门时，如果不是借着一件法器脱身，恐怕也会被那里近乎实质的煞气伤到身体。虽然叶天此时的本领比当年的老道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术法的掌握更不是李善元所能比的，但小心无大错，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大齐通宝和无痕还有那枚玉石法器，自然是贴身放着，将罗盘收入一个背包里之后，叶天去了中院，把正在和唐文远聊天的老爸喊了出来。

“什么事情？神神秘秘的？”

叶东平今儿心情不错，唐文远和他去银行之后，不是转了三千万，而是直接转了



四千万进去，多出来的那一千万，算是他自己的房租。不过叶东平并没有准备换车，除了另外办了三张一百万的银行卡之外，剩下的三千七百万都存了起来，儿子现在还年轻，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到钱。

“爸，我一会儿就走，您把车钥匙给我吧！”叶天向老爸伸出手。

“你不是说明天离开吗？”叶东平不解地看向儿子，“你也没驾驶证，这出去万一被人查住很麻烦的……”

叶天摇了摇头，说道：“爸，没事的，我开车的技术您还不放心啊？那破车给我，您刚好去换辆新车，那桑塔纳开着忒丢份了！”

叶天本来也是想明天走的，不过他对周啸天那小子的话不怎么信得过，万一那罗盘法器要是镇不住阴穴的话，到时候处理起来就要更加麻烦。只是现在走，从北京到曲阳的车却没了，叶天只能自己开车去，安全什么的倒是没多大问题，毕竟叶天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开着老爸的车往返于县城和茅山之间了。

“买什么好车啊，你小子别有了钱就乱显摆啊！”听到儿子的话，叶东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教训道，“我告诉你，这四九城里比你有钱的多了，人家不是照样二锅头就花生米。”

“又不是我显摆，买了也是您开啊，这年头出去做生意，开个奔驰总比破桑塔纳有面子吧？”

叶天嘿嘿笑着伸出手，从老爸裤兜里将车钥匙掏出来，说道：“爸，我就不去前面了，回头您给那老头说一声就行了！”

叶东平对这儿子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追在后面问道：“我说，你去哪里总要告诉我一声吧？”

“河北曲阳……”叶天的身体已经进了后院的车库，声音远远传出来。

“这臭小子，整天不安分！”叶东平跺了跺脚，一脸无奈地返回中院。

从北京到曲阳一共两百多公里，高速无法直达，从保定北拐下高速后，就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等叶天赶到曲阳，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一点。

这个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小县城，没有多少娱乐场所，到了午夜这会儿，路上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叶天想寻个人问路都找不到。

沿着马路开了十多分钟，叶天瞅到一家大门半掩的游戏室，停下车拿了包烟进去说了不少好话，才问到了周啸天所住的招待所。

“妈的，这小子不至于穷成这模样吧？”等叶天找到那招待所的时候，又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看着那民房一般的招待所，不由爆了句粗口。

这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楼外面的墙皮都脱落得差不多了，外面能看到那一排排的暖气片子，“顺风招待所”的招牌旁边，还有个澡堂子的牌子。

叶天心里就纳闷了，自己前段时间才花了三万块从这哥们儿手上买了个物件，他就不知道找个好点的地方住？

这破招待所自然也没有停车场了，叶天想了一下，把车停到距离招待所一百多米远的一条马路上，拿出包进了招待所。

通往二楼的楼梯口，被改成了一个房间，里面亮着昏暗的灯光，叶天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一个看不清多大年龄的胖女人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呢。

“喂，大姐，我要住店，还有房间吗？”

叶天知道，周啸天住这里肯定不会用真名字，自己要说是找人，估计这胖大姐立马就能拿个扫把将自己打出去。

连着敲了好几下玻璃，那女人才抬起头来，睡眼惺忪地看向叶天，没好气地说道：“六人间的二十一晚上，四人间的三十！”

叶天皱了皱眉头，开口问道：“大姐，我睡觉轻，听不得人打呼噜，还有一个人的房间吗？”

“想住单间去宾馆啊，来这里干吗？”那女人愈发不耐烦了，从刚才趴着的地方找出来一个还带着她口水的本子，翻了一下，说道：“还有一间，八十一晚上！”

其实这里的单间，最贵的也就五十块钱一夜，不过胖娘们看叶天穿得还不错，想宰他而已，剩下的那三十就能装自己腰包了。

“得，八十就八十，这是钱，还有身份证！”叶天从打开的小窗口把一百块钱和身份证递了进去。不过钱被收下了，身份证则和一把钥匙一起被那胖大姐丢了出来：“我们这里住不要身份证的，二十块当押金了，走的时候退，二楼第四个房间，你自己去吧。”

叶天也没多话，拿着钥匙和身份证扭头就上了二楼，开门进了房间后，才一拍脑袋：“嘿，我这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叶天早就该想到，以周啸天干的那活计，肯定是越低调越安全，他要是敢去住宾馆，等事发的时候，公安局一调查这段时间的入住人员，绝对一逮一个准。而像这样的招待所，二三十块钱住一夜，根本就没人会问你要身份证登记，所住的人鱼龙混杂，是藏身的好地点。

这些事情叶天原本也是门儿清的，当年他和老道走江湖的时候，基本上住的也都是这些地方，只是过了几年闲适的日子，竟然一时忘了这茬。

连着开了五六个小时的车，叶天也有些乏了，虽然知道周啸天就住在这一层楼靠窗的那个房间，也懒得去找他了。

将背包当成枕头，叶天和衣就躺在了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到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多，他才从床上爬了起来。

这样的招待所是没有洗浴间的，也没有牙刷牙膏什么的提供，一个楼层专门有一个



厕所和洗漱的地方。

洗漱完，拎着自己那个包，叶天来到周啸天的房门前，贴耳在门上听了一下，里面传出轻微而又略带急促的呼吸声，看来这小子真是伤得不轻。

“当当！”叶天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一记，里面的呼吸声立马消失了，床板的声音响了一下后，他听到几声微不可察的脚步声。

“谁？”周啸天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出来。

“开门！”或许是被这家伙给熏陶的，叶天现在说话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进来！”听到叶天的声音，里面的人似乎松了口气，门锁扭动的声音响起，房门被拉开一条缝。

等叶天走进去，周啸天伸出头往门外打量了一番，这才关上门，反锁之后还把门里面的插销插上了。

“你活得累不累啊？”

等周啸天走回来，看着他那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叶天原本满腔的怒火也熄灭了。

作为一个有传承的江湖术师，居然混得这么惨，所以叶天虽然对他很不爽，但是出于大家算是同行的份儿上，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

“累，还是要活着，咳……咳咳！”周啸天一句话没说完，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叶天能清楚地感应到他身上那股子阴寒煞气。

没有了那个法器罗盘护身，周啸天的身体充其量也就是比普通人身体强壮一点而已，他所修习的并非术师功法，因而是无法抵御阴煞寒气侵蚀的。

叶天摇了摇头，眼睛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了一番，不由愣住了，皱着眉头问道：“你就吃这些？前段时间从我那里赚到的钱呢？”

在窗前的桌子上放着几袋榨菜，四五个冻得硬邦邦的馒头，放在榨菜旁边的陶瓷缸子里的热水已经没有了一丝热气。

“咳……咳咳……”周啸天刚想张口说话，一阵剧烈的咳嗽把话堵了回去，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极不健康的红色。

叶天伸出手向周啸天的左臂抓去，说道：“左手给我！”

“你干什么？”

周啸天一惊，下意识地把手往回缩，不过动作却没有叶天快，被他一把掐住太渊穴，只感觉半边身子一麻，歪倒在床上。

“这是伤了肺经了，而且伤势还不轻！”

双指搭在周啸天手腕处，给他把了一会儿脉后，叶天一脸严肃地说道：“你这样下去，最多只有半年的命了！”

《灵枢经脉》中有文：肺胀满，噎噎而喘咳，如果不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咯血而亡，古人也将其称为“癆病”。

现代医学昌明，这种病倒不是什么绝症，只要住院调理一段时间就能治愈，不过叶天看周啸天这副凄惨的模样，连吃饭的钱估计都没了，更别说看病了。

为了避人耳目住在这种招待所里，叶天能理解，但桌子上的那榨菜馒头，说明周啸天的经济真不怎么宽裕，也不知道他赚的钱都用哪儿去了。

“还能活半年？够了！”周啸天脸上露出惨笑，看年龄他和叶天差不多，但却给人一种历经世间沧桑的感觉。

叶天奇怪地问道：“这种病不是很难医治，住院花个几千块就够了，你不打算看？”

“没钱！”周啸天嘴里很干脆地蹦出两个字。

“我说你小子欠揍是吧？上次赚我的那三万呢？”

叶天长这么大，从来都是别人对他头疼，这次也算是遇到克星了，对这往外蹦着字说话的人，他心里也生出一股无力的感觉来。

周啸天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瞥了叶天一眼，说道：“看病了，给我妈！”

“倒是个孝子啊！”

叶天仔细在周啸天脸上看了一下，在心中推演一番后，说道：“你自幼失怙，父亲早亡，居家事母，但母亲中年失明，从事这一行也是出于无奈吧？”

“你……你怎么知道的？！”脸上一直古井无波，似乎什么都引不起他兴趣的周啸天，在听到叶天这番话后，终于变了脸色。

叶天笑了笑，说道：“从你面相上看出来的，你家传所学本就应该奇门中人，不会不相信这些吧？”

周啸天的额头奇高，而额为八卦中之乾卦，即为君父，所以额高有伤父无缘一说。

“你盗墓，是为了给母亲看病？”看了周啸天的面相后，叶天对他倒是有了些改观。

周啸天默默地点了点头，说道：“妈妈一双眼睛都看不见了，必须移植眼角膜，医院说需要八万，我……我的钱不够！”

或许是被叶天说中了心事，周啸天的话比以前多了不少，最起码听起来没那么别扭了。

“叶天，启开阴穴，我不是故意的！”周啸天突然抬起头，说道，“我没有能力将其封堵上，你……你能帮我吗？”

周啸天也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知道如果阴穴开启造成生灵涂炭的话，那这因果报应可不单单落在自己身上，就连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恐怕都要横遭不测。所以为了母亲，周啸天算是向叶天低头了，他虽然不知道叶天在术法上的造诣有多深，但仅凭肉眼就能看出上次所卖朱雀灯内的煞气，这功夫就让他望尘莫及。



听到周啸天的话，叶天不置可否地说道：“把你的情况先说说吧，我不是随便帮人的！”

虽然已经沾上了这事，叶天是必须管了，但他还是要知道周啸天的具体来历，否则真是稀里糊涂管闲事了。

周啸天本想不说，不过看到叶天很坚定的样子，低下头说道：“我是周敦颐的后人。”

叶天闻言吃了一惊，追问道：“北宋周敦颐？”

“是，愧对先人！”周啸天头垂得更低了，不过叶天却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周敦颐生前其实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

后来南安通判程太中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二程”后来均成为著名理学家，理学大家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其书作了注解，名声逐渐大起。不过后人皆以为周敦颐只是我国理学的开山鼻祖，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阴阳家，对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的造诣极深，周氏一脉的风水学说在奇门江湖也是备受推崇的。

周敦颐生性高洁，周氏一脉以前在奇门中的地位也很高，而作为他的子孙，周啸天却去做盗墓苟且之事，难怪他之前说不出口了。

“你们这一脉不是在湖南吗？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叶天曾经听师父说过周氏一脉，知道周敦颐的后人多在湖南江西一带，不过自从清末之后，周氏就退出了奇门江湖，甚少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我们家迁到河北已经四代了，我爸在80年代初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也不想去盗墓的……”周啸天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也没回答叶天的话，自顾自地说起来，可能是平时极少与人沟通，一番话说得颠三倒四的，不过叶天还是搞明白了他的身世。

原来，周啸天的曾祖父正是周敦颐这一脉的嫡系传人，不过在清末社会变革的时期，家族中有人窥觊周敦颐的传承，勾结外人准备抢夺周敦颐传下来的一些典籍。

为了避祸，周啸天的曾祖父就带着妻子背井离乡，来到河北唐山一带定居了下来，他本就是知识渊博之人，很快就成了十里八乡的私塾先生，备受人们的尊敬。

周啸天的爷爷周天启继承家学，是河北一所高校哲学系的教授，他们家的生活原本是很不错的，但是后来一切都改变了。

先是周啸天的爷爷作为臭老九被拉出去批斗，后来更是有人翻出他家里所藏的几大箱周氏功法秘术典籍。

那些人根本就看不懂这些东西，却给周啸天的爷爷扣上一顶封建迷信的帽子，这还

不算，又放了一把火将几箱子传承秘术烧得干干净净。

原本就被那些红小将打得遍体鳞伤的周天启，见到传了数十代的祖宗功法典籍竟然毁在自己手上，顿时气得吐血身亡。而当时刚刚结婚的周啸天的父亲，空有一身家传本领，却不敢使用，在保护周天启的时候，也被人打成内伤，在周啸天八岁的时候去世了。

后来落实政策，倒是也给了周家一些补偿，周啸天的母亲成了周天启当年任教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只是周母心伤丈夫，眼睛由于经常哭泣，逐渐从看不清东西发展到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只能办理了内退，娘儿俩就靠着那份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到了这几年，周母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到东西了，周啸天带着母亲去医院检查过，说是反复发作的病毒性角膜炎引起的角膜浑浊，必须做眼角膜移植手术，否则就会失明。

要说周家原本还是有些家底的，但是当年抄家的时候被抢得一干二净，周父去世得早，也没留下什么钱，这担子一下子就压在了周啸天身上。

由于家境的原因，周啸天高中就辍学了，虽然自小练武身体强壮，但在这个一月几百块钱工资的年代，想凑齐八万块钱给母亲治病，无异于异想天开。

万般无奈之下，周啸天想起小时候跟父亲所学过的一些关于风水方面的知识，然后又在家中翻箱倒柜找出了唯一保留下来的那个罗盘法器。

要说周啸天也是极其聪颖的一个人，在买了一些书籍学习之后，再结合自己记忆中的家传学说，倒真被他无师自通，算得上是入了风水术师的门槛。不过以周啸天二十岁都不到的年龄，空口白话的根本就没人请他看风水，这条发财致富的大门也向他关闭了。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周啸天在古玩市场见到一些人买卖古董，顿时如梦初醒，自己懂得观察地气，活人的钱赚不到，难道不能去赚死人钱吗？

有了这个想法后，周啸天茅塞顿开，并且在走单帮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同行中人，被介绍到纪然的场子里进行交易，这才认识了叶天。